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五回 投店

無風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。此北諺也。信陽當鄂、豫之衝，軌道交馳，行人如織。仲堪乘輿近郭，獸環分閃，雉堞密排，雄壯情形，迥非門大孤城可比。輿夫越溝沒蹊行淖塗足，其狀令人憐憫。域內闐闐繁盛，然皆闔窗障風，支石泄潦，四隅無一樓居者。二里餘始抵該店，則牛溲馬勃彌布牆陰，豚欄雞樓別依屋角。主人展問邦族，為冀除一室以處之。仲堪與奚僮，暫置兩榻，於是汲水煮茗，然火噴煙，幸哉得少佳趣矣。此店小屋櫛比，密如蜂房，公車之假寓者，皆僱車未獲，暫為稅駕而已。群處無聊，互相遺興，文楸一局，戰竹四圍，弦索之聲，錚錚細響。時蓋暮靄橫空矣，繁音交集，觸耳皆愁。斗室自娛，騁懷未遠，穴窗窺之，則胭脂北地，奚比金粉南朝。因默思此地塵囂，未必天生麗質；況侯門似海，誰訪紅顏；小家所居，深藏碧玉；孤身異地，告語無人。夫人此夢，給我甚矣。支頤兀想，神為之往。忽一老婦側身入，後隨女子二，頰顏彩綉，垂發麟編，青襖紅襦，纖趾銳如細筍。一可十六七，一可十四五，綽約多姿，別饒嫵媚。坐次則琵琶遮面，轉軸撥弦。最後有若移家具至者，何方旅燕，誤認新巢，除是流鶯，或來鄰舍。錯愕間棧役亦至，詢之則曰：「此馬班也，公子合則擇之，否則遣之耳。」仲堪久不聽琵琶聲，至此乃頓觸所好。

明妃出塞，商婦移船，一曲才終，急如裂帛。仲堪思繡琴所彈，與此緩急各異，徐疾不同，換羽移宮，各隨風氣。觸橐界以錢幣千，老婦曰：「寒宵似水，長夜如年，公子客途，顧耐獨宿哉！小妮子不堪侍巾櫛，然頗解音律，可為公子侑一觴。絮縱沾泥，花能解語，香衾辜負，人豈無情。」二女子亦妮妮軟語，冀仲堪招之入幕，樹猶如此，空歌陌上之桑；彼何人斯，肯折道旁之柳，奚僮睨仲堪而笑，仲堪叱奚僮趣老婦行，自此仲堪知有馬班矣。仲堪枯坐終日，閒聽雨溜，面牆而立，欲步為難，試期近矣，奚僮數數為仲堪言。而仲堪之流連信陽，其意固在彼不在此。

信陽本設觀察使一，轄南汝光三屬者，其下則知州一。汴撫檄知州為東南應試者備車輛，而知州別設官車局於城西，始則轉接轍聯，絡繹而至，不意從扣其一，胥吏扣其一，車膏馬秣，強半闕如，御者且有朔飢欲死之歎矣。回盟相約，此後各車不再入城，然十日輕寒，為遲風信；二分春色，早到花朝。仲堪悶住，業已八日，未嘗出空庭一步。隔花人遠，遑問天涯，近水樓多，誰家月影，不如乘詢車之便，薄游都市，或者邂逅相遇，能適我願乎。問途而往，遍尋滑滑之泥，匪我思存，莫惜惺惺之曲。如是者二三日，街頭巷尾涉諸群芳，而卒無當意。

仲堪曾兩至車局，車來輒為大力者攫去。局中人滿心錢癖，隨口官腔，仲堪更不樂與語。履齒所到，恒在逢西左近，其間洛陽女子，居是對門，長安麗人，游從水次。凝妝翠樓之婦，添香紅袖之姬，一笑回眸，十分作態，仲堪豈為所惑哉。薄暮返寓，遊興闌珊，惱煞天公，又不做美，因念游梁，此舉本非夙願，徒以一夢之故，身受跋涉，雖畫船簫鼓，曲院弦歌，借此領略一二。然湖光三十里，徒增紀事之詩；山色六朝，已灑感時之淚。雨淋日炙，雪虐風欺，若僅為區區一官，早聽杜宇聲聲不如歸去也。縈懷昵語，回首箴言，覓得一如意珠，便可慰情聊勝。無如匆匆旬日，當意毫無，俗粉庸脂，亂頭粗服，逐臭者方譽為南威西子，噫嘻殊可慨也。仲堪於是歸思如潮，不願與雞鵝爭食矣。短檠照字，小榻攤書，晚飲才過，雨聲更從槽溜而下，門前積瀝，旁流橫決，雖欲至隔舍而不可。無聊之極，忽憶瘦菊步蟾，日內當可抵汴，乃作書以破岑寂。書曰：

昔劉越石嘗恐祖生先我著鞭，今則中流擊楫者，難乎渡江而濟矣。某以飽覽江流風景，故後期至漢，僅得留別書數行。吾家阿咸，當疑我滯跡於黃歌浦邊，為眾香國醉倒也。黃鶴白雲，一去千載，遺風餘韻，猶係人思，興盡登車，變蔗為漿，重以兩絲風片，晝夜浪浪，羈旅遣懷，無非杜康而已。偶有所遇，類皆塵羹土飯，令人不能咀嚼，整裝待發，而馮驩無車，當事者不善維持，蟻聚蜂屯，不識如何收拾。再留旬日，決賦歸歎，且俟桃浪紅時，看諸君遨翔天衢也，望塵弗及，慚愧慚愧。恐關馳注，姑述近狀，借問瘦菊同年，步蟾次阮旅綏。某白

加封蓋章既訖，佇待次早交郵。春眠不覺起，已晌午，無鳥可聞，無花可落，但風雨如晦而已。信陽於馬車舟車外，有二把手車，尚可容一人，下則獨輪車，一推一挽，薄笨異常。且必左右重量相符，乃可行駛，若遇土阜瓦堆，水窪泥埂，即虞輾覆。況車不盈咫，坐臥均不安謐，縛繩作欄支席為蓋，如雞伏、如蠅縮，輾轉反側，艱苦百倍，其能長征千里耶。棧中急急者求車不得，大率降格為此，而仲堪則與二三客者，同賞百花生日而已。七簪環張，履舄交錯，淳於方朔，各肆滑稽，稍頃徵歌者姍姍至。仲堪為侶者，即前此琵琶一曲者也。驚鴻入座，小鳥依人，仲堪略不平視。而環顧諸妓，有長者有稚者，有頗而長者，有幼而姪者，有濃塗兩頰作落霞妝者，有故壓兩鬢作墮馬髻者，有著羊裘短襖，四圍飾以金絲者；有束薄棉長襖，又頭厚烏為旗下婦者。環肥燕瘦，盡許評量；阮嘯稽琴，不嫌寂寞。諸客方顧而樂之。仲堪至此，以為如此裝束，如此容華，兩雨風風鶯鶯燕燕，意中人果安在耶，五中輾轉，相對遂不發一言。

熱惱場中，參以冷淡，仲堪何太不情哉。側坐者乘閒拍仲堪肩，戲問曰：「公子何落落乃爾，若使我武家妹子來，兩人可鎮日相對。」仲堪經此一語，若受激刺，遽曰：「既有武家妹子，曷召之來。」妓微笑曰：「可惜可惜，料此時猶淚人兒般也。」仲堪益駭怪，復問曰：「然則此女年幾何矣？」妓曰：「約十六七。」又曰：「是何處人？」妓曰：「我卻不知，其口音似南人耳。」又曰：「可一見否？」妓曰：「難矣，公子遲矣。武家與我家只一垣隔，漏二三下，必聞呼號聲，初亦視為尋常，久之乃至渠家，則姊妹三五均濃裝豔裹，長袖輕裾，阿媽倚為錢樹子者，而渠則蓬鬢飛花蓮鉤脫瓣，滿身凝脂，點點作桃花色。晨炊暮汲，憔悴堪憐，其劬苦有甚於灶下婢者，阿媽始而勸，繼而責，心如止水，不起波瀾，至今猶完璧也。阿媽鞭撲，恒在中夜，諸姊妹伴客笑語，而渠之悲境至矣。」

仲堪聞言，不禁涕下，乃曰：「火坑中果有青蓮花哉，吾誓欲拔之。」又問妓曰：「此女品可貴矣，貌究何如？」妓曰：「武氏以渠為翹楚，近則頰暈不凋，腰圍增瘦，零落不堪矣。然一顰一笑，楚楚動人，我輩甘拜下風也。且聞其歌罷曲終，閒尋翰墨，詩題關盼，書校薛濤，有此才而無此福，其結果將復如何。」言時歎歎者再，嗟嗟，淒涼身世，旁觀無意之談；淪落風塵，頓觸多情之耳。仲堪堅要諸客席散後一至其處，座妓咸吃吃笑不置。

座客請仲堪曰：「君誠憨且呆矣，勾欄中人，烏有既弁而猶處子者耶，煙脂水塗，作守宮血，不過欺少不解事者耳，渠既不肯見客，雖去亦屬無益。小妮子信口開河，罰渠先作氳氳使，令武家盛飾待君。或者紅拂多情，願奔李靖；文君既寡，有待相如歎。但此中銷金鍋，君無輕身一擲也。」語畢相與撫掌，酒闌人散，各妓亦紛紛請辭，羯鼓一催，萬花齊散。仲堪猶叮嚀至再，為堅翌日武氏之約。